

〔法〕安德列·莫洛亚 著

伟大的叛逆者
雨果

Андре Моруа

Олимпии, или Жизнь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1.

本书根据莫斯科文艺出版社 1971 年俄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李南友 王大生

封面设计: 孙为平

伟大的叛逆者——雨果

〔法〕安德列·莫洛亚 著

陈 伉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490,000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701—41,700

书号: 10003·026 定价: 4.00 元

目 录

作者前言 1

俄文版序：雨果的一生——诗与真 4

第一篇 神奇的喷泉

第一章 按血统他是洛林和布列塔尼的后裔 21

第二章 我做梦都是战争 38

第三章 童年的结束 56

第二篇 黎明的曙光

第一章 笼中鸟 67

第二章 最初的叹息 82

第三章 《文学保守者》 92

第四章 婚约 99

第五章 想就能 113

第三篇 胜利的时刻

第一章 新婚之后 124

第二章 《法兰西缪斯》 132

第三章 布卢瓦、兰斯、沙蒙尼克斯 144

第四章 艺术技巧 154

第五章 沃吉拉尔峡谷的《东方吟》 167

第四篇 早秋

第一章 忠实的阿夏特 182

第二章 给戏剧以地位! 186

第三章 不要使我们也卷入 192

第四章 颂歌应该一首接一首 207

第五章 命运	216
第六章 秋叶	227
第五篇 奥林匹斯山神的爱情和悲伤	
第一章 王政广场	234
第二章 涅格罗尼公爵夫人	242
第三章 一八三四年	256
第四章 奥林匹斯山神	267
第六篇 愿望的实现	
第一章 光和影	281
第二章 尤丽叶在学院的圆屋顶下	298
第三章 莱茵河	316
第四章 《论文学中的角斗士们》	321
第五章 在维尔基野	326
第六章 轻薄放荡和水彩壁画	340
第七章 伟大与不幸	352
第七篇 决定性的时刻	
第一章 要么是财富，要么是良心	362
第二章 错觉与决裂	377
第三章 政治斗争与感情纠葛(1850—1851)	387
第四章 英雄的人们	401
第八篇 流亡，思索，写作	
第一章 从大广场到“海滨阳台”	409
第二章 “海滨阳台”	425
第三章 亡灵出现，桌子能言	434
第四章 啊，黑暗的王国！	440
第五章 《静观集》	445
第六章 《历代传说》	459
第九篇 流亡的果实	
第一章 “假如只剩下一个人……”	467

第二章	《悲惨世界》	478
第三章	火山	487
第四章	《街头与林间之歌》	492
第五章	《海上劳工》	497
第六章	捍卫《爱尔那尼》的最后一战	506
第七章	流亡结束	517
第十篇 死亡与显灵		
第一章	《凶年集》	524
第二章	谁之罪?	536
第三章	晚年艳遇	551
第四章	克利希街 21 号	563
第五章	《做祖父的艺术》	572
第六章	恶魔及其嗜好	576
第七章	啊, 黑暗!	585
第八章	“日落常似庄严闭幕”	589
译后记		601

作者前言

为什么要写雨果？我不想找人来为我辩解。虽然马歇尔·普鲁斯特^①和阿兰^②使我对乔治·桑产生了兴趣，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维克多·雨果不叫我衷心赞美。在我还是一个无知蒙童的时候，我就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听母亲给我们朗读《贫苦的人们》；十五岁上，当我读了《悲惨世界》后，我被深深感动了。一生中，我总是不断地在发现着这位天才的新奇之处。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对他那哲理诗之宏达优美只是逐渐领略到的。当然，我也读过而且喜爱这位年迈诗仙^③之晚作，也在他的诗集《百弦齐奏》、《伤心惨目之年》和《诗歌拾零》中，发现了从前没有认识的华章。

为什么要写雨果？就因为他是法国最大的诗人，要想理解这位天才艺术家矛盾的天性，就必须了解他的一生。比如，这个谨慎俭约的人为什么同时又那么慷慨大度？这个纯洁的青年，模范的家长，为什么在暮年变成了一个老牧神^④？为什么这个王朝复辟主义者会变成波拿巴主义者，后来又变成共和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什么这个和平主义者要对瓦格拉姆^⑤战旗大唱颂歌？为什么这个资产者在其他资产者眼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所有这一切，每一个维克多·雨果的传记作者都应当予以阐明。近几年来，雨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意识流的先驱之一。——译者

② 阿兰(1868—1951)，法国作家，哲学家。——译者

③ 诗仙，原文为俄耳甫斯(Ορφεύς)，或译奥菲士。希腊神话中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琴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译者

④ 在罗马神话中，牧神是大自然、动物生育繁殖之神。——编者

⑤ 瓦格拉姆：1809年7月6日，拿破仑在多瑙河的瓦格拉姆打败了查理大公统帅的奥地利军。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欧洲反动势力的第五次反法同盟。——译者

果生平中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澄清，还公布了大量笔记和书信；我只想把这些分散的资料加以综合，并试图用它们来勾画出一个“人”的形象。

在我的这本书中有许多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比如雨果写给比阿尔夫人、他的儿媳阿丽莎、他的孙子们和萨凡基伯爵、夏拉上校等人的书信；安黛儿·雨果致第奥菲尔·戈第埃的信和奥古斯特·瓦凯利给她的信；圣佩韦笔记摘抄；艾米尔·丹桑致维克多·雨果、列奥波蒂娜·雨果致父亲、詹姆士·普拉蒂埃致朱丽叶·德鲁埃的信等等。然而援引这些新材料并不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没有在书中大量引证那些自己感兴趣但于本质问题无关紧要的材料。必须警惕把自己的主人公淹没在一大堆资料之中。我也不想因对雨果的诗学、宗教信仰和他的创作渊源的穷根究底而使传记变得枝蔓冗长。所有这些课题别人都已研究过了，而且研究得很好。简而言之，我所描写的只是维克多·雨果的生平事迹，不增添也不减少。我也永远不忘记，在诗人的一生中，创作活动和外部事件占有同等地位。

我在许多方面要感激现在十分了解维克多·雨果的那些人，他们的研究和诠释使我获益匪浅；这些人有莱蒙·埃索耶，安利·海曼，德尼·苏拉。当我在“维克多·雨果之家”收集资料的时候，管理员让·森让和他的女助理玛德林·杜芭对我在他们浩瀚的收藏中的搜求给予了指导。通过他们的展品目录，我得到了许多很有用的新材料。在国立图书馆工作的我的朋友们——茹里英·肯、让·波塞、雅克·休费尔、马赛尔·朵玛、让·普里奈——把维克多·雨果的手稿、笔记和文件供给我随意使用。让·波米埃热情地允许我发表收集在施佩贝尔·德·洛文荣文集集中的圣佩韦的遗文片断，而马赛尔·布迪隆允许我利用了《巴尔扎克致外国女人书信集》第五卷（尚未出版）中的材料。

安德列·海沃夫人（娘家姓列费夫·瓦凯利）、刘西娜·德尔芬夫人和乔治·勃列佐、阿列弗莱·杜邦、让·蒙达瑞、菲力普·

艾里亚、弗兰茨·昂布里埃、哈布里尔·福尔几位先生慷慨地为我提供了文献资料。比埃尔·德·拉克列代——他母亲是阿丽莎·洛克鲁亚的女友——向我愉快地讲述了他所了解的维克多·雨果晚年生活圈子里的那些人。最后，我的妻子以她素有的热忱为我收集了极为珍贵的往来书信。没有她，我是不能胜利完成我所设想的这部著作的，这是截至目前我所从事的所有著作中最庞大、最艰巨的一部著作。至于我为此所付出的全部心血，目的只在于：既无负于我虔诚景仰的这位伟大诗人，又不违反真理，把根据目前的研究所能知道的他的一生合情合理地讲述出来。

安·莫洛亚

俄文版序：雨果的一生——诗与真

当人们问安德列·莫洛亚：“你最喜欢做什么？”这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写作。”他常常忘我地工作着，一部手稿要修改五、六次。他把写作最顺利的时光称作真正的假日。在整整半个世纪里（从一九一七年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布朗勃上校的沉默》到一九六七年的文学回忆录），他共创作了近二百部作品，几千篇论文。伟人传记、心理小说、随感、游记、历史著作、文艺写真、艺术论著、回忆录、诗歌、戏剧、格言集——这就是安德列·莫洛亚（1885—1967）笔耕的园地。占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传记。《奥林匹斯山神——维克多·雨果的一生》（本传记原书名，本文作者在以下行文中时而将此书名简称为《奥林匹斯山神》，中译文相应简称为《雨果传》。——译者）便是其中之一。

在二十——三十年代，法国出现了无数传记作品。源源不断的传记诸如《安基罗传和维庸传》，《肖邦传》和《乌特里罗传》，《卡米拉·丹姆林传》和《福煦元帅传》，《乔治·桑传》和《巴尔扎克传》等等相继问世。但是这些传记难得有文学价值，要有，也只是为了引人入胜，为了投合市民们的庸俗趣味。至于安德列·莫洛亚，由于他是一个广有阅历（他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学识渊博、艺术鉴赏力不同凡响的人，所以他自然为文学传记这类体裁树立了经典性的样板。

在这里，莫洛亚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倾向表现得最明显。“莫洛亚的现实主义哲学观，他对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理解，是以对人、对创造性的个性的强大作用和强大力量的信念为基础的。这种观点和对人类的热爱，赋予了莫洛亚传记作品以生命力”。这段

话是法国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小说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政论家、抵抗运动的英雄让·普列沃说的。

安德列·莫洛亚在综述他的思想时这样说：“写传记意味着按事物的本质证实自己对人性的信念……对于我来说，传记是历史形式之一，因为我认为人不仅是受历史法则支配的客体，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莫洛亚喜爱的主人公是那些与周围世界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大作家、大思想家。因此，必然要产生富有人道主义的主人公与反人道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冲突。力量悬殊的搏斗也总是使这些主人公惨遭失败。莫洛亚无可奈何地谈到了“社会的强大”和“个人的无力”。但是作者的全部同情是在他的主人公一边。因此我们要首先来谈谈莫洛亚创作的反资产阶级倾向。

安德列·莫洛亚反对资产阶级很少用赤裸裸的批判表示。我们说，那个死在装满美元的皮箱上的资本家巴拉卡的故事（短篇小说《金元的诅咒》）就是这样。在他的大多数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爱情的波折》，1928年。《家庭圈子》，1932年。《乐土》，1945年和《九月的玫瑰》，1956年）中，提到首位的是心理问题。这些作品的中心人物照例是妇女。莫洛亚用莫泊桑的风格把他的理想的女主人公们描绘成敏感的、无私的人，与她们斤斤计较的丈夫和情人全然不同。她们仿佛超然地生活在金钱关系的世界之外。

如果说莫洛亚心理小说写的是二十世纪，那么他的传记人物通常是取自过去。作家的主人公是雪莱和拜伦，雨果和巴尔扎克，乔治·桑和大仲马。他们都是天赋很高、忘我笔耕的人，他们否定了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神圣制度”。但是莫洛亚创作中的反资产阶级特征一开始与其说在于批判，不如说在于对事业、伟大的思想和崇高的情感的肯定。和罗曼·罗兰、马丁·杜·加尔、圣埃克苏佩里一样，莫洛亚刻意创造的是伟大的个性。

莫洛亚爱的是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暴乱和背叛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那个时代。作家终生向往着一个天地，其名曰浪漫主

义。走上通往这个天地的道路显然不是轻松愉快的。

还在年轻的时候，当莫洛亚负责经营属于他的家族的纺织厂时，他就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对现实的书本知识与不近情理的资产者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成了他对浪漫主义热情的出发点。诚然，座标不是一下子就找到的。二十年代初，莫洛亚还相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排斥浪漫主义的激情。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战场上归来的这位军官，表现出一种要在当时法国提倡奋发有为、积极行动的热忱。写殖民地冒险的浪漫主义作家列蒂亚德·吉卜林成了莫洛亚所喜爱的作家之一。这在莫洛亚的著作《指挥对话录》(1924年)和《里昂特元帅传》(1931年)中打上了烙印。

作家逐渐相信浪漫主义理想和企业活动之势不两立。他走上昔日的浪漫主义之路与他对这一真理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莫洛亚的思想转向了十九世纪前期的英国。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作了传记三部曲：《雪莱传》(1923年)，《狄斯雷利传》^① (1927年)，《拜伦传》(1930年)。

通过本杰明·狄斯雷利的生平，他了解了假浪漫主义的余波。书中讲到奸诈的政治家之令人目眩的飞黄腾达：狄斯雷利晚年成了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托利党的领袖，首相。书中表现出莫洛亚对主人公、对其智慧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之神往。同时作家描绘了狄斯雷利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十足的无原则性，主要的是在书的结尾描写了他的内心的崩溃，徒劳挣扎的自白和以往生活的空虚。

今天的读者对莫洛亚的第一部传记——雪莱的故事全然不能满意。雪莱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王卫星，就象法国作者所以为的那样。但是莫洛亚毕竟成功地写出了这个贵族叛逆者的鲜明形象——他向整个社会发出挑战，把笔献给了自由事业。

当时人们就公正地指责了莫洛亚描写英国浪漫主义者们的著

① 本杰明·狄斯雷利(1804—1888)，英国著名政治家、小说家。——编者

作中很少谈到他们作品的社会内容。因他过于详细地描写了自己主人公们的私生活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无可争辩，作家的生活并不全是开启他的创作的钥匙。但是有的作家，他的个性在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上都要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拜伦就是这样。

《拜伦传》无疑是三部曲之最。今天读最后一章《英雄和士兵》时，我们都不能不被感动。反叛的诗人在希腊高举自由大旗，找到了悲剧式的幸福。莫洛亚用令人神往的笔触叙述了拜伦戎装奔赴希腊前线。他买好了武器、军装，准备率部远征伦巴底。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希腊：天才、财产，直至生命。

三十年代，在法西斯成了有目共睹的威胁后，保卫伟大的世界文化财富这一主题，在莫洛亚的笔下有着特殊的意义。战后他又回到自己心爱的体裁上。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莫洛亚的创作也一样。作家的视野扩大了，一些成见消失了。我们记着他的话：“我不知道我的松树将属谁，当它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是属于按秩序上台的执政者还是属于人民大众。但法兰西万古长青。让我们还是栽培森林吧。”新的题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主题产生了。莫洛亚的创作第一次转向从事科学的人们。“在我们这个世纪，”他说，“当科学无论从好的还是坏的方面都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时，对科学家的生活、思想方法及其科研实质发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莫洛亚写了发明青霉素的亚历山大·弗莱明传（1959年）。老作家倾向于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战前著作，看出其弱点在于这些创作缺乏时代气息。现在他对进步的民族传统开始注意了。如果说莫洛亚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夏多布里昂传》是为了过去而否定了现在，那么如今他讲到了作家的进步的追求。这就形成了莫洛亚的第二套传记三部曲——三位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传记的基调。这三部传记是《雷丽亚——乔治·桑传》（1952年），《奥林匹斯山神——维克多·雨果的一生》（1954年），《仲马一家三代》（1957年）。

《乔治·桑传》一书的最美章节之一是《共和国的缪斯》。莫洛

亚津津乐道地讲到女作家的社会活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她主编《共和国公报》。对于乔治·桑来说，推翻了资产者的国王路易·菲力普的巴黎人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人民”。

对任何一个作家编造的谣言都没有对乔治·桑的多。莫洛亚摒弃了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很有分寸地叙述了她的生活，叙述了她与尤利·桑多、缪塞、肖邦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作者既不指控，也不袒护，只是力求理解和解释。所以把乔治·桑比喻为他所爱的女英雄雷丽亚——“一个渴望着爱并值得去爱的女人”，是合乎情理的。

莫洛亚大概是怀着象对大仲马的作品一样的兴致写《仲马一家三代》的。在大仲马的一生中，“奇遇不比他长篇小说中的奇遇少”。大仲马比乔治·桑更加远离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革命风暴；同时《三个火枪手》的作者本质上具有人民的乐观精神。他的乐天性格，他的道德观念，是显而易见的，有点直线式的，但是健康的。大仲马作为一个英勇的、高尚的和对虚伪疾恶如仇的人，引起了读者的无限赞赏。

由于法国这三个浪漫主义者的传记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形成了这套三部曲的统一结构：巴尔扎克和圣佩韦，缪塞和拉马丁，仿佛是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过渡。《仲马一家三代》的读者认识了乔治·桑（小仲马的“情人和安慰者”）和维克多·雨果——他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制服和大仲马一起出现在凡尔赛路易·菲力普的豪华酒宴上。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是《雨果传》。

方形广场是巴黎最古老的广场之一。在路易十三的青铜骑马雕像的对面是六号住宅，从一八三二年到一八四八年，维克多·雨果就住在这里。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展览馆。一张华盖覆顶的大床——雨果就是在这张床上去世的；一张桌子，《历代传说》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另一张桌子也很值得注意，那是留居格恩济岛的时候，雨果夫人为慈善事业募捐而定做的，找不到买主，雨果就把它买下了。桌上放着雨果、乔治·桑、大仲马和拉马丁的墨水

瓶。玻璃橱窗里保存着国民大会代表的三色绶带，镶金绣银的法兰西贵族和学院院士的礼服。而与这些华贵的服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套深灰色的粗布制服，一顶普通的黑色便帽。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雨果穿着这套服装，拿着署名排字工兰文的护照离开了巴黎。伟大的雨果因反对小拿破仑被流放了。这是他一生的高峰。人生的道路漫长而修远……

从童年时代的爱弥儿·赫尔卓，到后来的安德列·莫洛亚，一直爱着维克多·雨果。在他还不会读书的时候，母亲就给孩子朗读过诗篇《贫苦的人们》中响亮动听的章节。但是作家着手写关于雨果的著作是在晚年，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可这正是莫洛亚创作的繁荣期，是他的第二次青春。

开始写《雨果传》的时候，正好是雨果诞辰一百五十周年，那是一个全法国、整个苏维埃国家、全世界都隆重纪念的日子。这自然要让人想到雨果创作之于我们现代的意义。莫洛亚认为他是“法兰西最大的诗人”，他开创了现代诗的道路。雨果描绘的“那个世纪的沉郁的回声”响彻了整个时代。“从大地上抹去山峦丘陵的时间老人却爱惜高山，”莫洛亚说，“在吞没了十九世纪无数创作的健忘海洋上，雨果的创作却象群岛一般依然高傲地峰峦耸峙，鲜明的形象屹立在峰巅之上。”

对这一观点在法国有许多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者。当时罗曼·罗兰就悲哀地写道：进法兰西学院的最可靠的道路“只有踏着维克多·雨果的烂泥前进。”安德列·莫洛亚用自己的这一著作破除了对《惩罚集》和《悲惨世界》的作者的不实臆造。

根据作者自述，他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写这本书的。他好象觉得驾着时间之车游历了十九世纪。莫洛亚说：“我希望读者分享我的感情，我还希望为他们再现那个已经消逝了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浪漫主义。”让我们也试着用想象游历这个对我们既遥远又亲近的世界吧。

莫洛亚宏伟壮观地再现了时代的气氛——那是一八三〇年革

命的前夜，“保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当时还不是在街垒中而是在剧院里厮杀”；那是普鲁士围攻巴黎的悲惨岁月，当时《惩罚集》和“维克多·雨果”就是诗人进攻的炮弹。读者仿佛看到了那些著名作家——圣佩韦（他既是雨果的朋友，又是雨果的敌人）、大仲马、维尼、拉马丁，以及那些今天已被遗忘的文学家和另一些与诗人在其生活道路上邂逅的作家。我们与其中的一些人物现在还有感情上的联系，而另一些刚刚出现就立即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但是他们都被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笔忠实地描绘出来了。

作者在这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中勾划出了一个伟人、诗人、政论家的鲜明形象。

打开莫洛亚的这本书，不要忘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文献性的艺术创作，作者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对自己的主人公及其生活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做出自己的解释。

叙述一个作家时，莫洛亚从不忽视他的个性，从不忘记他是一个现实地生活、创造、恋爱、痛苦着的人。传记作者把再现雨果的内心世界、性格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莫洛亚的书中，维克多·雨果的形象是复杂、矛盾、高大、明朗的。

正象雨果的作品一样，雨果的一生充满对立冲突。他的天性是矛盾的：在作家的生活中，浪漫与现实，个人主义与牺牲精神，沽名钓誉与大公无私，热中于奇迹与迷恋于小节，骑士般的爱情与庸俗的猎奇，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伟大的诗人与务实的资产者和睦相处。莫洛亚的一句话足以表达这种畸形的结合，当年轻的雨果得知债主包围了他的情人尤丽叶·德鲁埃时，“这个勤俭的资产者大发雷霆，于是浪漫主义的英雄宣布：她的全部债务由他来承担！”不过传记的作者没有为生活琐事而忽略主要的东西。雨果首先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在他的一生中，不管自觉与否，一切都服从于创作的使命。莫洛亚在说明雨果与他的亲朋好友们的来往中表现

出来的自私自利时指出：“这是创造者的自私，对于这个创造者来说，他本人的世界比现实的关系更重要。”

《雨果传》的作者十分精确地描述了两个在雨果的整个人生道路上都伴随着他的女人——安黛儿·傅仙和尤丽叶·德鲁埃。

莫洛亚把维克多·雨果的妻子描绘成一个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然而这个与众不同的灵魂上的深刻的小市民烙印却使她的形象更加鲜明了。安黛儿在维克多·雨果的戏剧般浪漫的私生活中只适于扮演毫不费力的角色。

被爱情改造过来的交际花形象，从曼侬·列斯戈到艾斯代尔·高布赛克，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法国文学的公式之一。维克多·雨果，玛丽蓉·德·洛尔墨形象的塑造者，在现实生活中注定要遇上这样一个女人。在昔日的交际花，普通的女演员尤丽叶·德鲁埃身上，诗人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伴侣，忠诚的助手，他的诗作的精到的评价者，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他都能信赖的人。在尤丽叶的形象中，首先被强调的是她的刚毅刻苦的精神，而在生活的关键时刻，这正是她的英雄本色。莫洛亚援引了诗人的一句话，说在那国家政变的日子，当她搭救他的生命时，表现了“英雄豪迈的气概”。

对雨果私生活和他的风流艳遇的注意也许失之过多。有时，尤其在结尾，给人的印象是莫洛亚丧失了他素有的分寸感。传记作者并不总是对创作的源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有时利用了按其性质来说不宜于公开的内部材料。

莫洛亚在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犯的错误是明显的，但是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传记作者没有忘记矛盾的法则。他塑造的是一个人、一个作家的完整形象。

传记作者认为，在雨果生活中的主导原则是爱自由的思想。这一思想使他战胜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

年幼的维克多从反叛的拉戈利将军口中听到的那句话：“孩子，自由高于一切”终生铭刻在他的心中。西班牙是第一个高举反

拿破仑大旗的国家，西班牙之行给他的印象，加强了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孕育的这一热爱自由的思想。雨果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一直矢志忠于自由。

在七月王朝时期，雨果的仿佛顺遂如意的命运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一故事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情节。在这里，作者富有预见地讲述了那些无形的危险怎样窥伺着深受国王宠幸的诗人，这个殷实的资产者、子爵、法兰西贵族、学院院士。“为了冲出这生活的浊流，要么得有刚毅的决心，要么发生革命”。革命到来了。

这本著作的核心，最好的章节也许就是《决定性的时刻》，它描写了雨果与路易·波拿巴这个冒险家的势力悬殊的决战。莫洛亚逐日描绘了国家政变的紧张事件和试图组织反抗力量的失败。诗人参加的左派代表小组把自己叫做抗暴委员会（雨果坚持要用这一名称）。

赫尔岑写道：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二日，雨果“挺身而出。他眼望刀光剑影，号召人民起义，冒着枪林弹雨反对政变，然后当他在法国无所作为时才离开法国”（《赫尔岑全集》十一卷四十四页，一九五七年莫斯科）。

他失去了一切；他得到了一切。他离开了祖国，但找到了接近自己人民心灵的道路。在雨果五十岁的时候，生活发生了转折。新的历史远景展开，《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候，正当作家中年和十九世纪中期。虽然雨果距离科学社会主义还很远，但在流亡期间，他总是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传记作者的无可争议的功绩在于他把雨果的流亡看作一个诗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得救，对他的拯救和对法兰西荣誉的拯救。“这是一声响彻旷野的呼喊，唤醒了法兰西对自由的尊重……”莫洛亚说，“唤醒了伟大思想和伟大形象的热爱。法兰西人民懂得这一点。当时维克多·雨果正在《历代传说》^①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维克多·雨果与帝国不间断地进行了十九年斗争。在国家政变后他立即写了愤怒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1852年），对篡